

422

春秋質疑

卷

一

上

卷

二

下

卷

三

上

卷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王焜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質疑卷六

明 楊于庭 撰

文公

公即位

按周書顧命四月乙丑成王崩宰臣太保即于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由是而

觀君薨嗣君即位豈有曠至月日之外者哉今考春秋
書公即位者獨昭公客死而定公嗣位在半年之後此
意如無君不可以為訓不必論至如十一月隱公弑正
月桓公即位曠二月十二月僖公薨正月文公即位曠
一月二月文公薨十月子卒正月宣公即位曠三月十
月宣公薨正月成公即位曠四月八月成公薨正月襄
公即位曠六月六月襄公薨九月子野卒正月昭公即
位曠五月五月定公薨正月哀公即位曠十月夫桓之

繼隱宣之繼文猶為國有難也其餘皆父子繼體國家
無事而或曠五月六月甚至十月而後立君天下有是
事乎故曰國君已即位于初喪逾年改元而書即位者
乃行告廟臨羣臣之禮亦如近日以明年為元年之例
非實至是而始即位也雖然以是考之而益知隱莊閔
僖之不書即位胡氏以為不請命于天子者謬矣何以
明其然也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
伯來錫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禮也夫

文公錫命于即位之後則其即位也亦何嘗請命于天子哉而何以獨苛責隱莊閔僖四公也然則隱公不書即位信為成先君之惡而遂其邪而莊公之為忘父仇閔僖之為繼弑君審矣

王子虎卒

卒王子虎左傳以為同盟是也公穀謂即會葬之叔服而胡氏信之然按傳王子虎卒于文三年越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叔服尚占宋齊晉之君皆死亂何得以王

子虎即叔服耶胡氏既引叔服之言以傳星孛北斗而復傳王子虎為叔服則其人已死久矣其舛錯不倫抑又甚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處父無譏乎檀弓趙文子曰行并植于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叙以為不足叙也大夫不名志其專也義不在

于公之後至也胡傳未合

公孫敖卒于齊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胡氏曰公孫敖之行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以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余謂不然凡為人子苟非悖逆之極未有不用情于父母者孔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區區私一文伯惠叔哉班固酷吏傳因張安世子孫貴盛遂怨張湯世儒猶且詆之何況聖人筆則筆削則削莫尊于天子而王不稱天莫貴于

本國之君而沒公不書于冊豈以一文伯惠叔而遂紀其不肖之父大書特書不一書也然則何居曰譏其寵有罪焉耳慶父弑二君負覆載不容之罪于法不當置後寵其子公孫敖以為卿固已頗矣敖又不肖聘于京師不至而復而奔莒從已氏焉此不謂之世濟其惡而三尺所必誅者哉為之置嗣為之殯而葬之賞斯僭矣鄭子皙將死子產使吏數其三罪及其死也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公孫敖昆弟爭室事與黑均而其棄君命

而出奔甚于黑之使太史書七子魯不惟不能討又從而厚之豈非以季孫叔孫之聲勢相倚也而為之主乎春秋譏之以著政逮于大夫之漸其所以垂戒後世者詳且切矣

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子卒而繼之以夫人姜氏歸于齊明子弑而母大歸也又繼之以季孫行父如齊明季孫之與聞乎弑而為之求援于齊也當是時行父為上卿當國倘仲遂有慶父

之逆而行父懷季友之忠則惡及視兄弟未必駢首而
死于仲遂之手而宣公亦未必立矣身執國政而坐視
亞卿之弑君是尚可以言忠乎他日遂歸父也行父言
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仲也夫則今日之弑非行父主
之而誰也或曰行父賢大夫子蔽獄于行父不亦苛乎
曰鄭子公本謀弑其君子家不可已懼而從之然春秋
直書公子歸生弑其君而不少貲則殺惡及視即蔽獄
于行父焉可也曰然則公子遂可逭乎曰弑君之人此

金定四庫全書
卷六
不待貶斥而自見者也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絕之也太子僕帥國人以弑父又以其寶玉來奔此惡而絕之也

附錄

晉侯伐衛衛人謀之陳陳侯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左氏曰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古矣不勸之以解怨謝過于大國而亟競于

兵可乎無損于晉而多構怨焉何益

春秋子弑父者三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顧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此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其後宋劬楊廣更千百年而僅見然顧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謀及江芊固淫于般婦義隆欲殺劬隋文欲廢廣其處心積慮有自來矣許止止于不當藥而聖人誅之比于商臣般而不貫不亦傷乎語曰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則

許止之謂矣然其究也止哭泣而死般為楚虜所誘
殺宋人誅劬隋人弑廣獨商臣戰勝諸侯與晉爭霸
享國十有二年以善歿子孫世有楚凡此皆天道之
不可知者

逆婦姜于齊左以為卿不行公以為娶乎大夫穀以
為成婦于齊何居曰惡其忘哀而婚爾

僑如長狄防風氏遺種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孔
子曰防風氏身橫九畝長之至也焦僥氏長三尺短

之至也魯大夫季文子禿聘于齊齊侯使禿者御之
臧武仲短狐駘之敗國人歌之曰侏儒侏儒使我敗
于邾

齊人執單伯逆王命也執子叔姬無禮于君母也公
穀謂單伯淫于子叔姬文致之詞也

季文子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三思矣東門
遂殺嫡立庶而已為之求援于齊何不思之甚乎莒
僕以珠玉來奔逐而出諸境公問其故對曰先大夫

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無禮于君父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雀也嗚呼無禮于君父孰有大于殺惡
及視者哉已不能討而又與謀焉則何辭以逐莒僕
語曰無瑕者而後可以指人行父愧色矣

春秋質疑卷六